

引领时尚阅读

Hong Ying Tao

# 红樱桃

黄非红◎著

淳朴乡风扑面而来

浓郁乡情野花飘香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引领时尚阅读

# 红樱桃



黄非红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红樱桃 / 黄非红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202-07244-8

I. ①红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013161号

---

书 名 红樱桃  
著 者 黄非红

---

总 策 划 刘成林  
责任编辑 李成轩  
美术编辑 吴书平  
封面设计 陈淑芳  
责任校对 张三铁

---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 
(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)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16  
印 张 12.5  
字 数 192 000  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02-07244-8 / I · 982  
定 价 23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录

CONTENTS

## 第一辑 乡情悠悠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红盖头·····     | 003 |
| 黑匣子·····     | 004 |
| 两个鸡蛋·····    | 006 |
| 捉特务·····     | 008 |
| 无名花·····     | 011 |
| 奶的呼唤·····    | 012 |
| 爹的书法·····    | 016 |
| 娘的镜子·····    | 020 |
| 打碗花·····     | 023 |
| 母亲的心事·····   | 025 |
| 母亲的针·····    | 027 |
| 儿子要回来·····   | 029 |
| 潇洒一回·····    | 032 |
| 父子·····      | 034 |
| 丢牛的牛老汉·····  | 036 |
| 村情·····      | 039 |
| 夕阳依依·····    | 041 |
| 醉黄昏·····     | 043 |
| 爷爷的胡子·····   | 045 |
| 老两口·····     | 046 |
| 带爹娘出去逛逛····· | 048 |
| 诱人的春夜·····   | 050 |
| 诱人的秋夜·····   | 053 |

## 第二辑 红樱桃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过河·····        | 057 |
| 红樱桃·····       | 059 |
| 山月儿·····       | 062 |
| 那年我十八·····     | 064 |
| 白云深处·····      | 066 |
| 山外的诱惑·····     | 068 |
| 山里的妻·····      | 070 |
| 旱天雷·····       | 071 |
| 红耳坠儿·····      | 073 |
| 村歌·····        | 075 |
| 阴天有雨·····      | 078 |
| 月笛·····        | 082 |
| 一条珍珠项链·····    | 085 |
| 打工汉打赌·····     | 087 |
| 山妹进城·····      | 088 |
|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····· | 090 |
| 爱情海·····       | 093 |
| 种妈妈·····       | 096 |
| 爬上高山打电话·····   | 098 |

## 第三辑 红坎肩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泉·····      | 105 |
| 偏爱·····      | 107 |
| 交运的花狗·····   | 110 |
| 村狗“一条龙”····· | 113 |
| 心病·····      | 115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乌鸦叫祸·····  | 116 |
| 村事·····    | 118 |
| 村风·····    | 121 |
| 村头轶事·····  | 123 |
| 瘟疫·····    | 125 |
| 丑妻·····    | 126 |
| 村路·····    | 128 |
| 来旺·····    | 130 |
| 狗蛋·····    | 132 |
| 乡亲·····    | 135 |
| 伯林的小铺····· | 136 |
| 红坎肩·····   | 138 |
| 邻居·····    | 140 |
| 断桥·····    | 143 |
| 荒滩·····    | 145 |
| 神石·····    | 147 |
| 仙蛇·····    | 149 |
| 新房·····    | 151 |
| 改名·····    | 153 |
| 旱河沟·····   | 155 |
| 朱杨庄风波····· | 158 |
| 看一看·····   | 161 |

#### 第四辑 热炕头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群英会·····   | 167 |
| 开门红·····   | 169 |
| 汇报·····    | 170 |
| 那片杨树林····· | 172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白蛇新传·····  | 173 |
| 罚·····     | 175 |
| 东山大渠·····  | 176 |
| 倒夜盆·····   | 178 |
| 亲近不得·····  | 180 |
| 好丈人·····   | 182 |
| 热炕头·····   | 183 |
| 门帘子·····   | 184 |
| 接姑爷·····   | 185 |
| 再也不请客····· | 187 |
| 二蛋赶集·····  | 190 |
| 致富桥·····   | 192 |

# 第一辑

## 乡情悠悠





## 红盖头



拜过天地入洞房，不知啥时找不见了爷。

奶一直蒙着盖头坐到半夜，瓷人一般。当太奶替奶取下盖头时，奶眼睛红肿着，却未哭出来。

太爷太奶只生了爷这一条根，爷走了，奶又做媳又做儿，恭俭持家、侍奉二老。太爷太奶不过意，说奶跟爷虽拜过天地并未同房，劝她再找个人家。奶哭着跪下去，说她生是金家人，死是金家鬼。

八年后，爷跛着一条腿回来。原来爷的一个干兄弟见过奶，求亲不成，恨上了心，单等爷奶拜了天地，把爷骗出去跟他说奶生得极丑，又不贤，并撺掇爷逃婚出走。爷信了他的话，逃出去，不想半路让混战的军阀抓了丁，打仗伤了左腿。最后九死一生的爷好不容易开小差跑回了家。

见了奶，爷好悔好愧，奶不仅一点不丑，还温温顺顺地替他侍奉了八年爹娘。

见了爷，奶本来要笑，眼泪却像小河般淌下去。

爷回来了，成了残废，奶啥也不叫他做，一如老子般侍他。爷先是感激，渐就心安，后便养出了恶习。喝酒耍牌抽大烟，没钱便向奶伸手。奶劝他，却依旧给他钱，最后把陪送的首饰也都变卖。爷和镇上孙寡妇来往奶也知，只是有泪咽在自家肚里。二老过世，爷更加肆意，输了钱醉了酒，回家便打奶出气。奶一任他所为，好像老欠着他什么。

生爹时爷一味在外鬼混，没人照料，奶坐下月子病，到爹二岁时，奶终于一病不起。看着奶病情日重，爷终于有些慌神，镇上接来苏老先生。苏老先生看过之后，连连摇头。

该嘱咐的都嘱咐了，奶却像还有啥话没说出来。咽气前，奶终于祈求地望住爷，断续说道，成亲爷没为她揭过盖头，她至死心不安。

当爷手颤颤地揭开奶头上重新蒙上依旧红鲜的盖头时，奶已闭了眼，脸上头一次露出满足安详的笑意。

## 黑匣子



一尺来长，半尺多宽，挂一把老式铜锁，匣面被擦磨得乌黑锃亮——见过老满那只黑匣子的人不少，却没一个见过匣子里的东西，然十有八九认定匣子里不是钱钞就是值钱的宝物，要不老满咋那么珍重它，出门都要把它藏起来。这话还真不是不贴谱，老满光棍儿一个，不赌不喝不找相好的，连烟都不抽，多少该有些积蓄。

老满原是山外人，三十岁上下独身进山。据说那时老满也是顺顺溜溜一条汉子，做得一手好活计，只是脾气挺怪，整日皱着眉苦着脸蔫巴声地连个响屁也没一个，可有时为一句笑话他也会跟你剥皮瞪眼绝祖宗。还有一样，就是他似乎厌恨着女人，不残不傻的光棍儿们多要寻上个相好的，让那寂寞难挨的漫长日月有个想头，唯老满见了女人头不抬眼不睁，都说张婆婆年轻时生得标致，单只相中了老满，趁男人不在家请他帮工，但他只帮日工不帮夜工，最后一晚愣是从那女人热滚滚的怀里挣逃开去。女人们怪他目中无人冰冷铁硬，再不去理他。田边地头，最热烈最生动的话题还是男女情事，说到兴头上，引逗得七岁小芽子七十岁老梆子都忍不住也跟着昏招胡扯，独老满从不参与这种口头文学，听人说起荤话便躲得远远地眯着。汉子们笑他，说老满跟个泥捏木头做的似的，女人是咋回事怕还弄不清，真是活瞎了。

老满先头除了干活睡觉一无嗜好，到后来添了一样，就是喝酒，那是在他将上五十岁的时候，但老满酒喝得并不多，每顿只二两，每天只一顿，在晚上。人说老满喝酒是为了睡觉，上了几岁年纪的老满觉少了。

那晚是秋天，队长领了一个女人，是讨饭来的，模样有五十岁，若是洗洗涮涮换件干净衣裳肯定会年轻几岁，模样也不会难看。队长把她领进老满黑糊糊的小屋里，说有能耐留下她，好歹是个伴儿。老满也不吱声，仍就捏了壶去打酒。第二天大清早，队长等人偷着去扒老满的门，却见那女人缩在炕头，老满在炕梢衣也不脱，半盖着黑油油的破被搂着他的宝贝黑匣子香香甜甜地打着呼噜，头边倒立着那只能装二两的黑陶酒壶。听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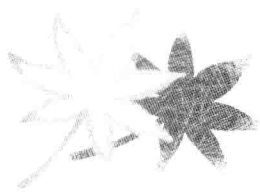
早上老满让那女人吃了饭，又给她揣上几个饽饽打发走了。

“这老满，怕是上辈子是和尚！”村里人把这事嚼了好一阵。

老满是那年秋上没的。五年前六十六的老满没有接受村里的五保，依旧自个种着二亩责任田，那日老满割谷子一直腰忽地就栽倒下去，倒下去就再没能起来。当人们把老满抬回他那间清冷阴黑的小屋时，他已说不得话，只是两眼直直地望住那只黑匣子……

没有人不同意打开那只黑匣子，谁都想看看匣子里到底有些什么，于是队长上前，动手却搬不动那只匣子。这老满，抱得还挺紧呢！队长又招呼两个后生上来，慢慢搬开老满死抱住匣子的两只胳膊，队长方才抱起了匣子，匣子不重，摇摇，也没啥响动，众人更怪，找遍了老满身上屋角旮旯破席被底下却找不见钥匙，最后只好硬撬。匣子打开，里面只有一个不大的红绸子布包儿，于是众人的眼睛在失望困疑之后便越加迫切地集中到布包儿上……

红布包又装进了黑匣子，黑匣子装进棺材随老满一起下葬了，虽然直到如今人们还在猜测，却始终没人能说清红绸布包儿里那络又黑又长的青丝的秘密和故事。



## 两个鸡蛋



这故事小时候就听乡亲们讲过无数遍。

在那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梁下，爷爷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肚里空空叫着，手里捧着两个煮熟的鸡蛋。

两个鸡蛋是昨晚他在下台子村食堂喝橡子面野菜粥时，不知是谁偷偷塞到他挎包里的。不用猜是谁，这些乡亲都是他的兄弟。那些日子，爷爷同乡亲一样吃的是橡子面、棒子瓢和野菜，已好久没有闻到粮食味儿了。两个鸡蛋平时绝不算什么稀罕物，可那年头它们捧在最大的奢望是吃顿棒子面粥的爷爷手里，竟让爷爷记不起世上还有什么比鸡蛋更珍贵更诱人的东西了。

爷爷本打算天亮前赶到梁后村，可现在太阳已丈把高了，他才只到了梁根下。走了几十里山路，爬过了一道梁，昨晚的半碗橡子面野菜糊糊早没了，爷爷浑身再挤不出一丝力气，抬头望望东边炫目的太阳，肚子越发叫得急。把两个鸡蛋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，好香好香，爷爷忍不住向石头上磕去。鸡蛋啪地响一下，爷爷的心一颤，眼前出现了啼哭喊饿的孩子、饿病倒炕的老人和那些面黄肌瘦的乡亲。他又捧起那个磕破了皮的鸡蛋，摸着那碎渣儿好羞好愧，爷爷想他要是真的吃下了这两个鸡蛋，这辈子他算白入一回党、白当一回干部。

爷爷站起身，本来高大魁伟的身子，这时瘦成了黄瓜架。柱一根干木棍，晃悠悠想找几颗野菜，野菜已被挖过几茬，找了半天只找到几颗和人一样瘦黄的车前草，爷爷仔细嚼着，吃得好香好甜。抚抚泥，爷爷连根儿也咽下。

日头渐高。爷爷拄着木棍向山上爬去。几颗野菜对于又饥又乏的爷爷顶不了什么事，走几步便又虚汗淋漓。实在走不动了，但爷爷又必须翻过这道山梁，去检查梁后村的食堂，看望那里的乡亲。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有两个村已断了“粮”、饿倒了人，他要详细了解情况，他要向上级反映，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呀！

腿打着颤、脚软绵绵、头昏沉沉。爷爷喘一喘，定一定，从挎包里掏出了那两个鸡蛋，放到舌尖舔一舔，真香啊！爷爷好像看到了乡村熟悉亲切的笑脸、信任期冀的目光。爷爷把那个鸡蛋贴胸揣在怀里，身上好像又有了力气，

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——望定山顶那棵挺拔苍劲的松树，爷爷一步一步向山上攀登。

小晌午，梁后村的人发现了饿昏在山顶的乡长老黄，还有他手里紧纂着的两个煮熟的鸡蛋。



## 捉特务

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才十来岁，在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念三年级。

王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的老师，他一个人看着我们一二三年级大小十八九个孩崽子。王老师就是我们村的，论庄亲我还得喊他一声叔。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敌情观念特别强，课文小人书里就有好多抓特务抓坏蛋的故事，我们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小英雄。

有一天还真碰到了机会，我和伙伴们真的抓住了一个特务。

那晚吃过了饭，我率领一帮孩子跑出去又玩起了“捉特务”，那是一种类似于藏猫猫的游戏，不过赋予了时代特点。那时孩子们的觉悟都很高，谁都不愿当特务，于是每次玩这游戏都要两人一组用“石头剪子布”判决，胜者“解放军”，败者“狗特务”，我因是孩子头，理所当然永远是正面人物，所以是不必参加竞争的。

经过一番角逐，正反两方很快分出，于是“特务们”不情愿地分散到各处隐蔽藏身，“解放军”则开始搜查捉拿。因为村里的地形都烂熟于心，哪里有个耗子洞我都知道，所以在我这位“解放军大官”的英明指挥下，“特务们”相继落网。可是“特务头子”二狗子却始终没有现身。二狗子这家伙我了解，别看嘴上永远拖着两根鼻涕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其实这家伙最狡猾。不过敌人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，每次他都逃不出我的手心儿。

可是这次找了好久，还不见二狗子的人影。月亮出来了，有的人家已开始吆喝小孩回去睡觉了。我正和几位“解放军小官”商量对策，突然小毛叫了一声：“看，二狗子！”

我们闻声扭头一看，果见那小子正撒欢跑向这边跑来。没等我下命令，义愤填膺的“战士们”早已蜂拥而上，抱住二狗子就要收拾他，二狗子却急叫起来：“快撒手，我有重要事向黄司令报告！”

我命手下放开二狗子，二狗子凑到我身旁喘吁吁地说：“司令，西边地里过来个特务！”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西边地里过来个特务！”

原来二狗子胆子贼大，一个人跑到了村西边的石岗处埋伏起来，那里有他白天挖好的一个小土洞，刚好藏身，没人会找到。他正在自鸣得意时，忽见地里那边过来个人，那人鬼鬼祟祟，走走停停，东张西望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……

我问二狗子：“你怎么就知道是特务？”二狗子说：“庄稼现在都没熟，他不会偷青的！”我一听有理，马上把全体“战士”和“俘虏”组织到一起，紧急动员一番，又交代了几句纪律，便率领大家翻墙头过小巷，眨眼来到了村西头。到了那在暗处一看，果然看见有个陌生人正在一家房院前东撒西瞭。

那晚大概是十五吧，月亮贼圆贼亮，已升起一竿子高了，把那人照得很清楚。那人看样子在四十到六十之间，第一眼我们就认定不是本村人，也不是本村的亲戚，因为三几十户的小村庄，每家每户的亲戚都在我们全体孩子心里装着呢。再看第二眼，我们就认定二狗子说的没错，他肯定是个狗特务无疑，因为他长得獐头鼠目，贼头贼脑，很符合特务形象，而且他只有一只胳膊，另一只胳膊好像只有半截，空袖子扎在腰间的麻绳上，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电影《海峡》中的那个特务刘阿泰，他就是把电台藏在假腿里，这家伙估计是藏在断袖里。

更叫我们认定那家伙是特务无疑的旁证是，他所窥探的那家房院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敬爱的王老师家。王老师在我们心中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他说用不了几年，我们就会打败苏修，打垮美帝，我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他还知道很多国家大事，还坐过火车呢，这样的人肯定是狗特务暗害的对象啊！

我的心响鼓一般乱跳着，紧张万分兴奋万分，当然也很害怕。身旁的小毛都吓哆嗦了，他语不成声地说：“我、我怕，我回去喊我爷爷去……”说着就要跑。小毛的爷爷是生产队长，是我们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按说找他也没什么不正确。我正不知如何是好，二狗子早已一把扯牢小毛的胳膊低喝道：“胆小鬼，好不容易有了抓特务的机会，怎么能让大人知道——敢开小差我砸断你狗腿！”

二狗子的话吓得小毛再不敢动，也让我坚定了学习小英雄活捉狗特务的决心和信心。我知道特务肯定有手枪，说不定还有甜瓜式手榴弹，我们

不能硬拼，只能出奇制胜，于是我和二狗子他们小声嘀咕起来……

那个特务围着王老师家院子转了好几圈，房前屋后看了个仔细，还扒着矮墙向里探头探脑。偶尔有人走过，他就赶忙钻进王老师家墙角处。他在那转了一阵，大概已经看好了地形，便又顺着西边地里的小路要往西山那边去。可是他刚走到小河沟那疙瘩，两边半人高的玉米地里猛然窜出几个小孩，小老虎一般把他推进了小河里。他猝不及防，又喊又打做垂死挣扎，可是这时地里早已又扑出好几个孩子，不由分说上前又按头又按脚，让他在那刚没膝的小河里喝了个痛快……

待到被拖上岸时，那可怜的狗特务已经半死不活了。我们用蒿子青麻把他捆了个结实，又搜了身，没有找到手枪、电台和手雷，只找到了一杆旱烟袋，但我们还是兴奋不已，大家连拖带抬把他弄回村，直接来到了王老师家请功。

王老师被叫出来上前一看，立时大吃一惊。

事情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原来头阵儿有人给王老师介绍了个对象，是梁西的。王老师去了一次，和姑娘对上了眼光。那时不讲究什么经济条件，可是娘家还是担心闺女受苦，所以娘家妈就指派娘家爹翻梁过岭赶来实地考察——之所以趁黑夜，一是怕人发现说他思想落后觉悟不高，二是怕耽误挣工分，他胳膊不是打仗炸断的而是铡草机铡掉的，可是没想到被我们当成了特务，差点搭上老命。

那次捉特务的结果是彻底搅黄了王老师的婚事，我和二狗子也挨了家里一顿暴揍。